

你想象一个在电脑屏幕上敲下千万字小说的网络文学作者,他可能蓬头垢面,胡子拉碴,键盘边上是吃了一半的盒饭,厚厚的镜片顾不上擦干净,眼睛干涩,眼圈发黑。他也可能成竹在胸,淡然地敲着键盘,偶尔抿一口泡好的龙井,像个世外高人,仙风道骨,天下我有。

烽火戏诸侯似乎这两种都不是。见面时,他穿着淡绿色的T恤,舒适的家居拖鞋,戴着学生样式的黑框圆眼镜,手里拿着一杯咖啡,倒像个普通的邻家男孩。

一入江湖点“烽火”

这个1985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的青年,本名叫陈政华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第十二届全国青联委员……彼时还在浙江工商大学上学的那个20岁的毛头小子,怎么也想不到,自己后来会有这么多一本正经的头衔。

“其实我开始网络写作,是一个辛酸的故事。大学时候,虽然读的是公共管理专业,我还是喜欢文学,给校报投了好几次稿,都没通过。一‘怒’之下,我就开始到网上去写作了。”

这一写,一发不可收。

2005年,烽火戏诸侯开始在起点中文网发文。首月稿费拿了一万多块,发文3年始终盘踞在百度排行榜第二位。

2009年,都市文《陈二狗的妖孽人生》获得首届年度最佳作品评选第一名。改编的同名网剧点击量破20亿,最高峰值达6600万人次,单集平均弹幕17万条。

2013年,在一个大众熟知的网络文学产业估值体系中,烽火戏诸侯榜上有名。大家没想到,创作网络文学竟然是个这么赚钱的活儿。

紧接着,“官方认证”也来了。2015年,《雪中悍刀行》获得由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、宁波市网络作家协会、慈溪市网络作家协会联合承办的首届“网络文学双年奖”银奖。此外,《雪中悍刀行》入选了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办、中国作家网承办的2016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榜。《剑来》入选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、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,中国作家网承办的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下半年榜。陈政华本是凭着个人喜好和青春意气初试锋芒,没想到一人网络书写的江湖,便点燃烽火,“一呼百应,名扬四海”。

千里马和伯乐

有的人做某些事,可能真的是生来就注定的。

烽火说:“我一开始写文,就把它当做30年、40年,甚至50年的事业在看待。”他刚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,这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,也没有人觉得网文创作可以成为一个职业选择。

烽火从小爱看书,接触武侠小说是在高中。那时,烽火经常走神,脑子里常常浮现出来一幅幅稀奇古怪的武侠画面。时间长了,他就觉得,有没有可能自己来创作,打造一个没有人写过的自己心中的武侠世界?他要试一试。

即便有一定天赋,但文学依然没有捷径可走,只能滴水穿石地慢慢磨。他告诉我,手机里存了三四千张图片,或玄幻,或仙侠,每张图片都有自己的场景和意境。“怎么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?对着图片,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。你选中它,肯定因为有打动你的地方,如果你能够有效率地把图片转换成自己的文字和故事,不生硬,你的小说就会有气,你写仙侠小说就会有仙气,写武侠小说就会有侠气。一天收集10张,一年下来就够了。”

就这样,他慢慢地走向自己心中的武侠世界。他的主角,潇洒带刀,把江湖捅了一个通透。

有两年多的时光,烽火和现在同样已“名震网络文学业界”的天蚕土豆、梦入神机合租写作,那时候他们会互相分析各自作品的优缺点。

虽然有庞大的、甚至狂热的拥趸,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处在“野蛮生长”的草根状态。2014年,一个暴雨天,时任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臧军和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曹启文找到了他们三个。第一次见面,聊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2014年1月17日,全国第一个省级网络作协——浙江省网络文学作家协会正式成立。开会那天,原本被认为是散兵游勇的网络作家,无一人缺席。

“当时两位书记那种包容、开放的心态,以及‘事情可做不可做的事情,我们一定要做’的魄力,让人由衷佩服。”烽火回忆起那个下午,眼里依然有着被认可、被支持的感激。

当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,总是更有力量的。

“襁褓中的婴儿”

“比起5G带来的科技可能性,电子阅读的多元化呈现,还

匆儿问我,雪媚娘是谁的娘,我说是雪媚的娘。他笑。

我问匆儿,看麦娘是谁的娘,他说是麦子的娘。我也笑。

看麦娘,不看护麦子,也不看护村庄午季的麦香。父亲叫它植棒草,那年大寒,老鸹黑压压落进麦地。那年立春,大鹅欢腾着食草踏青。等谷雨过后,麦地里植棒草热情高昂,点种的几行白紫色的蚕豆花也美艳招摇。惟独那父亲的麦子,懒洋洋,病恹恹,熬过寒冬,却没能迎来春天。杜鹃在乡野啼叫,它们的焦虑比雨季绵长。芒种到来,父亲领我去西滩的麦地收割,一捆捆的植棒草和几担轻飘飘的麦秆秆。

那年,场地上曝晒的麦子很少,犁田的黑子却格外健硕。我说,这都是植棒草的功劳。那时年幼,父亲在地里清理蚕不讲理的植棒草,我在田埂转手便递给唾液横流的黑子。

黑子爱吃植棒草。植棒草迷惑父亲西滩的麦田。父亲不恼植棒草,万物都有它依存的合理去处。

麦子入仓,秸秆堆成了山。黑子拉犁,父亲扬鞭,枯黄的看麦娘逆着黑色的泥浪,倾倒,折服,扑向泥土温软的怀抱,覆盖,悄无声息,不舍昼夜。看麦娘看护自己,也看护下一季肥沃的耕耘。

看麦娘的眼里,麦子拥有一片田地,远比自己霸占整个乡野闪亮。从春风轻抚到山野绿遍,一亩又一亩的雨,一镰又一镰的暖,看麦娘迎来送往,却未曾为自己收获一丝一缕热气腾腾的麦香。而在村人的眼中,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“大(da),你西滩大田不见麦子,也不见花生,尽是植棒草。”

父亲珍惜他的三亩田,但麦价太低,除去肥料农药和机械人工,只够养活几把锃亮的镰刀。

4月清明,父亲的麦田闲着,父亲的黑子已早无踪影。他一个人像把锈蚀的铁锹,空落落地倚门歇着。

“粮价贱,午季都歇荒了。”

</